

白话全译本

劝忍百歲 忍經

〔元〕许名奎 吴亮著

知言
出版社

處世奇書



劝忍百箴·忍经全译本

知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88 号

劝忍百篇·忍经全译本

(元) 许名奎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9 字数 400 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015-0718-X/C · 37

定价：(平) 9.50 元 (精) 12.00 元

前　　言

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圣哲处世哲学的精髓。坚忍，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弘扬传统的中华文化。对“忍”之精义不可不略作考求。

考忍之为字，从刃，从心，是心坚而能决绝的意思。《说文解字》：“忍，能也。”《广雅·释言》：“忍，耐也，凡坚而能止曰容忍，坚而能行曰强忍，容忍，仁也；强忍，义也。不忍，则不仁不义矣。”《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修。”《吕氏春秋·去私》：“忍所私以行大义。”这里提到的忍，实际是克制矫正自己的本性，以义去欲。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事。我们常常听到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实际上是“忍”的一般使用。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谈忍较多，儒家言忍较少。即使如此，孔子见季氏以天子之礼在家中举乐时，也愤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中国古代智者们看来，天下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就是可忍而未能忍的表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可忍而能忍，就是坚而能正。由此可见，忍，不仅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忍，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当然，忍，不是忍气吞声，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在古代，忍化刃西看是否合于仁义；而现代，是否值得忍，

古往今来

成事的例子不绝于史。如

成王命君陈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襄子说：“以能忍耻庶无害。”唐柳玭《家训》：“肥家以忍顺。”杜牧诗：“忍过事堪喜。”司空图曰：“忍字敌灾星。”等等。至于“韩信受辱胯下，登台拜将”、“张良拾履桥头，拜相封侯”更是妇幼皆知的能忍故事。

那么，忍应该注意些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忍？如何作去才算是忍？如何领会忍的思想底蕴呢？这就是本书，也就是《劝忍百箴·忍经全译本》要与大家交流的问题。

《劝忍百箴》是元代学者许名奎所著。许名奎，为元武宗前后时人，生于四明，号梓碧山人，生平事迹不可考。在是书自序中，他说自己“自壮自老，以贱且贫故，受侮于人屡矣，复思前哲有‘德量自隐忍中大’之语，益自勉励，逆来顺受，不与物竞，固作《劝忍百箴》，愿与天下共之。每篇皆事为之句，入经出史，各有考据”。观其百忍详目，不仅有声色食乐等享受之忍，又有贫富宠辱等处境之忍；不仅有仁义礼智等修志之忍，也有喜怒哀乐等情绪之忍；不仅有师生同僚之忍，也有父子兄弟之忍；不仅有士农工商之忍，也有王侯将相之忍……林林点点，不一而足。而观其箴言内容，确为因物付物，悉取其当，生与死较，利与害权，福与祸衡，喜与怒称，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国家，无所不包。在叙述上，淹贯经史，洞达事理，每箴更以“可不忍欤！”结尾，使人惕然警醒。阅读此书，不仅可使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可鉴往知来，临大事决大疑，进德修业，无失其正。

另外，每箴言之下有释觉澄作的考注。觉澄不知何时人，但从本书首刻于万历十二年的情况看，觉澄显然应是明代中

叶前后时人。所作考注对百篇原文逐句考字出处，明晰史实，点明大义，对我们理解百篇助益不少，其中的古人事迹更是出色的历史故事。

《忍经》是元代学者吴亮所编次的。吴亮的事迹也不大详，仅知他是杭州人，对经学颇有研究，约生活在元大德年间前后。在《忍经》序中，吴亮谈道：“忍之为义大矣！惟其有忍，则有涵养定力，触来无竞，事过而化，一以宽恕行之。当官以暴怒为戒，居家以谦和自持，暴慢不萌其心，是非不形于人。好善忘恶，方便存心，行之纯熟，可日践于无过之地，去圣贤又何远哉！倘或不然，任喜怒，分爱憎；据拾人非，动辄乱色；干以非意者，未必能以理遣；遇于仓卒者，未必不入气胜。不失之褊浅，则失之躁急。自处不暇，何暇治事？将恐众怨从身，咎莫大焉！”有鉴于此，他从经、史、子、集中撷取历代关于忍的言语、事迹，诗词、谚语，集成《忍经》一书，期能读者在一寓目间，能由恕而至忍，由忍而至仁。书中所书，早至《易经》，晚至宋人诗词，举凡“唾面自干”、“张良取履”、“韩信受辱”、“持烛燃翼”等古人善忍故事皆在其中，且均短小精悍，直陈大义，对读书领会文之底蕴，极是方便。

当然，以上两书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一味强调忍，是否符合今天的实际。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不能忍的。忍了，就违背了国法，违背了原则；其次，两位作者都是封建时代人，他们宣传忍的目的不外是出仁入义、封侯拜将，所举的例子也都不出此类，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另外在《劝忍百篇》中也宣扬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事君之忍”、“夫妇之忍”、“奴婢之忍”等所表

现的，这也是读者应分辨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诸如此类的现象，译者在“评说”中均作了批评，相信广大读者也会秋毫明辨，去芜取菁的。

本书的编译工作由杨军、方羽、亚白、文尧等完成，由方羽统稿。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书中精义，我们除了把《劝忍百箴》、《忍经》原文作了照译外，还基本全译了《劝忍百箴》的考注部分。在各箴言之末，又附上了简短的“箴言评说”。但原书的资料来源较为芜杂，考注方面也未必十分允当。我们在翻译整理中适当做了加工删节，有些错误作了校正。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过分仓促，与大家见面的这本《劝忍百箴·忍经全译本》仍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在此谨请广大读者和行家指正。

编 者

1992年2月9日

目 录

前言	(1)	忠之忍	第十八	(94)
劝忍百箴	(2)	孝之忍	第十九	(101)
言之忍 第一	(3)	仁之忍	第二十	(107)
气之忍 第二	(8)	义之忍	第二十一 ...	(112)
色之忍 第三	(11)	礼之忍	第二十二 ...	(119)
酒之忍 第四	(19)	智之忍	第二十三 ...	(124)
声之忍 第五	(24)	信之忍	第二十四 ...	(129)
食之忍 第六	(29)	喜之忍	第二十五 ...	(134)
乐之忍 第七	(34)	怒之忍	第二十六 ...	(139)
权之忍 第八	(38)	疾之忍	第二十七 ...	(136)
势之忍 第九	(47)	变之忍	第二十八 ...	(151)
贫之忍 第十	(51)	侮之忍	第二十九 ...	(156)
富之忍 第十一	(56)	谤之忍	第三十 ...	(160)
贱之忍 第十二	(62)	誉之忍	第三十一 ...	(166)
贵之忍 第十三	(68)	谄之忍	第三十二 ...	(172)
宠之忍 第十四	(74)	笑之忍	第三十三 ...	(177)
辱之忍 第十五	(80)	妒之忍	第三十四 ...	(182)
安之忍 第十六	(86)	忽之忍	第三十五 ...	(187)
危之忍 第十七	(90)	忤之忍	第三十六 ...	(191)

仇之忍	第三十七	… (194)	求之忍	第六十三	… (326)
争之忍	第三十八	… (202)	失之忍	第六十四	… (330)
欺之忍	第三十九	… (206)	利害之忍	第六十五	
淫之忍	第四十	… (214)		…	(334)
惧之忍	第四十一	… (218)	顽嚚之忍	第六十六	
好之忍	第四十二	… (221)		…	(341)
恶之忍	第四十三	… (226)	不平之忍	第六十七	
劳之忍	第四十四	… (232)		…	(346)
苦之忍	第四十五	… (237)	不满之忍	第六十八	
俭之忍	第四十六	… (243)		…	(350)
贪之忍	第四十七	… (248)	听谗之忍	第六十九	
躁之忍	第四十八	… (252)		…	(356)
虐之忍	第四十九	… (256)	无益之忍	第七十	
骄之忍	第五十	… (262)		…	(362)
矜之忍	第五十一	… (266)	苛察之忍	第七十一	
侈之忍	第五十二	… (271)		…	(368)
勇之忍	第五十三	… (279)	屠杀之忍	第七十二	
直之忍	第五十四	… (282)		…	(373)
急之忍	第五十五	… (287)	祸福之忍	第七十三	
死之忍	第五十六	… (291)		…	(380)
生之忍	第五十七	… (298)	苟禄之忍	第七十四	
满之忍	第五十八	… (304)		…	(386)
快之忍	第五十九	… (308)	躁进之忍	第七十五	
取之忍	第六十	… (312)		…	(392)
与之忍	第六十一	… (318)	特立之忍	第七十六	
乞之忍	第六十二	… (322)		…	(400)

勇退之忍 第七十七	(468)
	(409)
挫折之忍 第七十八	(472)
	(413)
不遇之忍 第七十九	(476)
	(417)
才技之忍 第八十	(483)
	(423)
小节之忍 第八十一	(489)
	(428)
随时之忍 第八十二	(495)
	(436)
背义之忍 第八十三	(504)
	(441)
事君之忍 第八十四	(508)
	(447)
事师之忍 第八十五	(516)
	(453)
同寅之忍 第八十六	(519)
	(458)
为士之忍 第八十七	(526)
	(461)
为农之忍 第八十八	(531)
	(465)
为工之忍 第八十九	忍经	(537)

劝忍百箴

(元)许名奎 撰
(明)释觉澄 注

言之忍 第一

〔百篇原文〕

恂恂，便便，侃侃，訚訚；忠信笃敬，盍书诸绅；讷为君人，寡为吉人。

〔考注原文〕

恂恂，信实也。便便，明辩也。侃侃，刚直也。訚訚，和悦而诤也。此《鲁论》记孔子处乡党，则恂恂然而信实，犹谦卑逊顺，似不能言者也。在宗庙、朝廷，则便便言而明辩；与下大夫言，则侃侃然而刚直；与上大夫言，则訚訚然和悦而诤也。

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重厚深沉之谓笃，主一无适之谓敬。此子张问行，而夫子答之如此。谓人凡口出言必尽己而有实，则无诐淫邪遁之辞；凡身所行必笃厚而恭敬，则无放僻邪侈之为。能如此，则虽至远亦可行。不然，则至近亦不可行。而子独服膺夫子之言，特书诸大带之垂曰绅者，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于忘忽也。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讷，迟钝也。

《易·系辞》曰：“吉人之辞寡。”

晋王献之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献之唯寒暄而已。既出，或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少言者佳。吉人之辞寡也。”

〔译文〕

诚实、善辩、刚直、和悦；忠实、诚信、厚道、恭敬，何不把它们写在宽带子的下摆上；说话谨慎是君子，话说得少是好人。

恂恂，十分诚实的意思；便便，明白善辩的样子；侃侃，刚强正直的意思；訚訚，和颜悦色而爽直的意思。这是《鲁论》记录孔子在乡间同僚间，是实实在在非常诚实，而且还谦逊恭顺，好像不擅长言谈的人。在宗庙、朝廷上，却明白善辩；同下大夫说话的时候，刚毅而朴直；同上大夫说话的时候，和颜悦色、直言不讳。

竭尽自己的力量叫做忠，诚实相待叫做信，厚道严肃叫做笃，始终如一叫做敬。这是子张请教行事的道理时，孔子回答他的。也就是人开口说话一定要忠诚老实，这样就不会有偏颇夸大、随口胡说的言词了；行为处事必须忠厚严肃、谦恭，这样就不会有放纵邪恶、胡乱行事的行为了。能够像这样，那么即使到了最远的地方照样行得通。如果不能够这样，即使是在最近的地方也行不通。子张十分相信孔子的话，特意为它写在一根叫做“绅”的大宽带子的下摆上，以便经常看到它，心里非常警醒，这样就不至于忘记和疏忽。

孔子说：“君子说话言辞要慎重迟缓。”讷，是迟缓的意思。

《易·系辞》说：“君子的话很少。”

晋代的王献之和他的哥哥王徽之、王操之一块儿去谢安家，他的两个哥哥说话很多，王献之只是寒暄了几句。他们出来后，有人问谢安王家兄弟的好坏。谢安说：“话少的好，君子话少。”

〔百篇原文〕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口三五之门，祸由此来。

〔考注原文〕

《易·系辞上》孔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阶，犹梯也。谓渐渐致乱也。故蔡氏曰：“人之招祸，惟言为甚。”

《国语》晋大夫郭偃曰：“且夫口，三五之门。是以谗口之乱也，不过三五。”注云：“口，所以记三辰，直（当为“宣”字之误）五行也。”

傅子《口铭》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又文中子曰：“祸莫大于多言。”

〔译文〕

祸乱的产生，是以言语作为阶梯的；口是三五之门，祸乱从这儿产生。

《易·系辞上》记载孔子说：“动乱的产生，来自于言语这个阶梯。”阶，就是梯的意思。是说大乱是渐渐产生的。因此古时有个姓蔡的人说：“人招惹祸害，其中言语是最厉害的。”

《国语》中，晋国大夫郭偃说：“口是三五的门。因此讲人坏话而引起大乱的，是相当快速的。”韦昭在注中说：“口，是记录日、月、星三辰，宣讲五行的。”

傅玄《口铭》说：“精神由感悟来沟通，心由口来宣讲。福的产生有预兆，祸的来临有原因。”又有文中子说：“最大的灾祸莫过于说话太多。”

〔百箴原文〕

《书》有起羞之戒，《诗》有出言之悔，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缄口之铭。

〔考注原文〕

《书·说命上》：“唯口起羞。”谓言之出于口，不合于义，适足以取羞辱也。此傅说进斯言以戒高宗也。

《诗》有出言之悔，即下文“斯言之玷不可为”是也。

晋《天文志》：“卷舌之星，在昴兆，主口语，以知谗佞也。”

《家语》：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勿谓何害，其祸将大。”

〔译文〕

《书经》有引起羞辱的告诫，《诗经》有说话失误的悔恨，天上有卷舌星识别谎言，金铸人像背后有闭口不言的铭文。

《书经·说命上》说：“只有口是产生羞辱的。”这是说话出自口中，不合于礼仪，正是自招羞辱。这是傅说用来劝戒殷高宗的话。

《诗经》有出言之悔，即下文“斯言之玷不可为”。

《晋书·天文志》说：“卷舌星，在昴星的北边，主管口中言语，用来识别说坏话和谗佞的人。”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到周朝参观，进了后稷的庙，见有三尊金铸人像，几次闭口不说话，而是在金人像背后题字：“这是古时说话小心的人，要以他为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多失败；不要多找事，多找事就多祸害。不要说没有什么危害，那是很大的灾祸。”

〔百箴原文〕

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为。齿颊一动，千驷莫追。噫，可不忍欤！

〔考注原文〕

《诗·大雅·抑》之篇：“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注云：“白珪，白玉之珪也。诸侯执此，以为瑞节也。玷，缺也。盖玉之玷缺，尚可磨砾使平；言语一失，莫能救之。”其深戒言语谨之如此。此盖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其侧，以自警也。

齿，口骨也。颊，面旁也。凡口出言，必由是动，而后出焉。驷，四马也。谓出于口，则千驷之多马，弗能追及之也。故《说苑·丛谈》篇云：“口者，关也。舌者，机也。一言而非，驷马莫追。一言而急，驷马弗及。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噫，痛恨声也。痛恨言之一失，

则弗能追救补过也。后言“噫”者，皆仿此。

〔译文〕

白珪有了缺损可以磨平，说话不当却无法补救。话一出口，四千匹马也追不回。唉，怎么能不忍呢！

《诗·大雅·抑》中说：“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注释说：“白珪，白玉的珪。诸侯拿着这个东西做为瑞节。玷，缺损的意思。玉的缺损，尚且可以把它磨平；可是一旦说话不当，却无法补救。”这是如此深刻地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卫武公作了这首诗，让人每日在他旁边诵读，用来警醒自己。

齿，是口骨的意思。颊，是指面颊。凡是开口说话，一定是从口骨开始动，然后话才出口。驷，是四匹马。是说话一出口，即使是四千匹那么多的马也不能追上它。所以《说苑·丛谈》篇说：“口，是一关口。舌，是一机关。一句话说错了，四匹马也追不上。一句话说得匆忙了，四匹马也赶不上。一句话说得恰当，可以用来使敌方退却。一句话说得得当，可以保卫国家。”“噫”，是因为十分悔恨而发出的感叹声。悔恨话一说错，就不能追上去补充纠正了。

〔箴言评说〕

因“多言”而获罪、罹祸的，古往今来，真可谓不胜枚举。但若将“祸莫大于多言”、“多言多败”强调得过头，则又不免消极。评者认为，于国于民不利的言，自当少言或不言；反之，则“多言”一二又何妨！